

思语

当人工智能遇上艺术品鉴定

文物“活起来”

更需深挖内涵

□ 徐 达

没有在深入探讨文物本体的价值内涵上下功夫，也就无法真正将博物馆的资源转变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在各大媒体平台的热播，博物馆这一社会公益机构正在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注意。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博物馆的管理运营多以馆舍为阵地，以展品为基础，以博物馆的研究业务和学术成果为载体，以向观众开放展览为主的方式服务社会。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成为博物馆行业的普遍呼声，也成为整个文博界的热点话题。在新媒体背景和“互联网+”语境下，博物馆的文物展示陈列方式推陈出新，博物馆文创产业也方兴未艾。

要让文物“活起来”，创新必不可少。以往人们走进博物馆，往往感到文物的展陈方式深沉严肃。虽然藏品众多，却多是刻板、平面化的表达。让文物“活起来”，不仅要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还要增强展示的趣味性和场景感，让展品更引人注目。这方面，国内不少博物馆近年来做出了有益尝试。据报道，曾有观众抱怨故宫大殿里总是黑漆漆一片，每次参观都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为此，故宫团队研发出LED冷光源，反复检测敏感光线是否超标、什么样的大殿适合什么样的光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点亮了紫禁城。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一组“文物表情包”将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有机结合，满足了当下人们的多元审美和消费需求。博物馆借助科技手段让观众多角度近距离欣赏文物；将更多文物从库房移出，举行全国性、世界性的巡展；依托馆藏特色开发形式多样、接地气的文创产品等，这些都是靠创新实现文物“活化”的方式。

然而，吸引了更多观众、形成了媒体热度，也并不一定就是把文物搞“活”了。为了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强观赏性和体验性，时下一些博物馆过度依赖数字等新技术，片面强调开发文创产品；一些博物馆面对丰富的文物资源，缺乏扎实的研究和有思想性、启示性的观点，造成“千馆一面”，展览同质化；一些博物馆文物收藏及文创产品开发功利化，重视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轻视其历史文化及审美等价值；还有一些电视节目过分将博物馆娱乐化，可能会误导公众对文物内涵的认知。

的确，让文物“活起来”并非易事。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所言：“没有在深入探讨文物本体的价值内涵上下功夫，也就无法真正将博物馆的资源转变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仍以故宫为例，2019年春节期间，故宫推出“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展示近千件文物，把从1840年后消失了179年的天灯重新点亮，首次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这些都建立在对文物的研究及内涵的挖掘基础上，以传统节日这一中国传统的重要载体为契机来布展。2016年，故宫建立了“文物医院”，包括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文物保护修复辅助业务三大部分。正是这些研究挖潜和修复工作，才让文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文物保护是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系统工程。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工作只有在扎实充分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挖掘文物本身的历史、文化、美学等内涵及其背后的精神特质，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新的时代特性和价值观念、传播理念等紧密结合，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多方面参与，才能探索出更加符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方法及理念，也才能成就文物保护与社会共同发展、与时代共同进步的美好画卷。

责任编辑 李丹 敦蓉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jrbzmz@163.com

□ 目前人工智能用于艺术品鉴定技术，还未发展到可以独当一面的阶段。在鉴定过程中，AI只能辅助一两个独立要点，但无法直接给出真或假的绝对性判断

□ 梁剑箫



左图 AI 可以对图像中的建筑物、动植物进行准确识别，即使不同物体有重叠也可以分离辨识准确。这项技术在艺术品真伪鉴定中，也会起到重要作用。（资料图片）

在艺术品市场，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位世界知名收藏家收藏了一张元曲家、画家白贲的画作，落款是公元1339年，但清代资料显示，白贲已于1330年过世。大部分人认为这张画是赝品无疑。然而，这幅画作是世界级藏家所藏，按理说不应该是假的。为此，时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候选人的卢宇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询了郑振铎收藏的明抄本《录鬼簿》（约成书于1330年），发现书中并未说明白贲卒于1330年，仅显示生卒年不详。最终，结合其他证据，他证明白贲在1339年有可能还在世，因而这幅画未必是赝品。

在陈步一眼中，我国人工智能目前对艺术品鉴定主要的应用切入点，是对瓷器等艺术品材料层面的科技检测。

陈步一认为，对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分层看待：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画使用的笔、墨、纸、绢均有些许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鉴定出材质、材料等技术方面是否存在细微差别，但尚且无法准确辨别其诞生时间，更难以判断这件作品艺术水准或造诣高低，这是一个焦点问题。比如苏东坡一辈子写了不止一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平亦有高低差异，反映的艺术情趣和境界方面亦各有不同，这和撰写作品时的年龄、所处环境以及书写心情都有微妙关联。这种涉及对作者经历的复杂性和对其情感因素影响下的技术性与内在规律的判断，是当前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当前和未来都还只能依靠术业有专攻的少数群体的研究与认知。

机器鉴定能否取代人工鉴定

如何在鉴定过程中提高效率和精确度，是人工智能和艺术品结合最令人期待之处。“从当前至未来20年，人工智能必将参与并大大推动不同门类艺术品鉴定。”文物学家，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创始人、院长陈步一对记者说。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鉴定哪些门类

艺术品呢？“按照文化部2016年3月颁布实施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艺术品是指绘画作品、书法篆刻作品、雕塑雕刻作品、艺术摄影作品、装置艺术作品、工艺美术作品等及上述作品的有限复制品。办法所称艺术品不包括文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认为，我国艺术品市场主要以中国书画、瓷器杂项、油画及当代艺术为主，“这三大类占据了艺术品拍卖市场总成交份额的80%以上”。

卢宇也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用于艺术品鉴定技术，还未发展到可以独当一面的阶段，“在鉴定过程中，AI只能辅助一两个独立要点，但无法直接给出真或假的绝对性判断”。

陈步一说，在艺术品鉴定层面，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在他可预见的未来时空里，除非是被鉴别的作品完全出自机器人之手，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科院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也表示，人工智能在艺术品鉴定方面未来还会进行哪些深入探索和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划。

“大数据+艺术品”前景如何

不过，从大数据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确实已经做到了人力不能及的阶段。“在国外，苏富比和佳士得的买家及卖家信息系统都非常强大，可以为买家做出藏品推荐，替卖家提出鉴定意见；在我国，实现类似功能的系统以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数据为主。该系统搜集了大量艺术品数据，艺术家信息、图片、成交价、藏品之间的区别应有尽有，通过关键词搜索的算法，以文字方式为买家和卖家提供数据支持。”如今已成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的卢宇说。

除了文字索引，通过大数据方式进行

图像识别建模索引，也是今后艺术品和人工智能结合的方向。近10年来，图像识别技术发展很快，“10年前，识别一幅画上的一只鸟，机器只能看出这是一只鸟，如今却可以分辨是一只什么鸟，这只鸟是不是从别的画上拼接过去的等，技术含量提高了很多”。

然而，图像识别索引至今却不是艺术品市场主流技术。卢宇认为，主要有三个难点尚未攻克：首先，数据量太大，不容易搜集。成百上千万的艺术品图像数据，搜集成本过高。其次，涉及太多古典资料，缺乏有效建模的优质环境。艺术品涉及历朝历代，造型各异，每朝每代的人生活习惯差异也非常大，机器很难在众多图像之中找到统一规律进行数据建模，无法为搜索者提供搜索路径。再者，营利模式不够清晰。从个体层面而言，对系统进行建模的人很难从系统获利，往往是一些使用系统的买家和卖家获利，这一矛盾目前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陈步一说：“在大数据层面进行艺术品（特别是当下正在产生的各类艺术品）相关资料的收纳整理和辨析应用，可以有效排斥假冒伪劣产品对市场的干扰，在司法层面也容易界定应用，这是当前需要去关注的事情。”

体制机制问题如何解决

人工智能助力，仅仅是有利于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的一方面。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我国艺术品市场要有更好的进益，还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层面问题。“我国艺术品市场层次存在错位。”黄隽表示，一级市场的画廊市场较弱，年轻画家缺乏市场培养和发展过程，影响力小且缺乏话语权，导致中国艺术品市场根基不稳。

艺术品市场资深专家、博士马学东认为，我国艺术品市场有在一级二级市场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一级市场本应是市场的基础，也是艺术家第一次销售作品、展示作品之所。“在我国，一级市场主要是画廊、古玩城或古玩店。可是在古玩城，很难见到真正富有含金量的好物件；画廊也过于注重艺术家的即时表现，对于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整体性认知和判断。”马学东说，这就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倒挂”式表现：一级市场根基不稳，二级市场（以拍卖市场为主）过于强势。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且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艺术品鉴定和估值机构。”黄隽说。记者了解到，有些人通过支付高额的鉴定费，将赝品鉴定为真货，目的是借鉴定专家的名头，将赝品传递到下一棒。卢宇认为，这些现象也和艺术品市场受众的感性认知有关。“受众受到的美学教育不够多，他们的财富拥有量和自身艺术领悟力以及鉴赏水平不成比例，购买和收藏艺术品都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意愿。至于这些艺术作品本身是否成体系，在艺术领域中占有多少地位，则不是特别关注。”要解决这些顽疾，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均不可少。文化部近年出台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都能有效治理艺术品市场“顽疾”。“随着市场的逐渐完善以及结构的有效调整，这一领域会逐渐趋于良性发展。”马学东说。

光影



二夹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因伴奏乐器四弦胡琴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拉奏而得名。其调子高昂，唱腔优美动听，语言通俗易懂，曾流行于苏、鲁、豫及皖北一带，尤其在皖北地区流行甚广、家喻户晓。

近年来，安徽省亳州市大力繁荣传统文化，积极培养二夹弦戏曲演员，使二夹弦这种传统戏曲剧种得以更好传承，不仅唱响在田间地头、市民家门口，更是频繁登上国家级戏曲舞台。

刘勤利图/文